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明志録　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謄録舉人臣沙重輪

春秋明志錄卷三

明 熊過 撰

莊公

桓子名同母文姜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

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見于先君之年也謂不誓于天子而削之

桓公豈禀命者乎緣桓公客死而有庶長故不待踰

年而定之位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跡經以求

桓之弑未明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也不稱姜氏魯方絶齊不與為親也桓以

久淹而薨魯之臣子為是讐齊也劉原父謂公薨于

齊事起夫人徐而知之則共責讓夫人是已夫人而

能守義乎必遂絶齊以自明何至復孫于齊乎春秋

繫之夫人以魯人之意猶未絶乎文姜乃忘讐求助

恥心自此遂亡故絶其氏以示義示義而不悛則有絶之而已故莊毋伋妻義達于天下國家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名也公穀曰吾之命大夫是也劉敞曰魯之孤故稱逆說左氏者以爲單地伯爵天子之卿也故稱逆今胡子則公谷之遺說也姓苑成王少子臻封于單鄭漁仲則云成王封蔑于單邑以爲氏周世卿單子之族以天子命仕魯耳伯名非字也按魯有單

父故單伯魯大夫必以為單子之族臆說也莊十四年單伯嘗會齊桓伐宋冬嘗會四國于鄄矣傳曰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則單伯者請諸周而周所遣非天子之卿乎曰齊奉王命徵師而單伯行非周遣之也又十五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亦以内辭書之王臣獨有單子无單伯單子見諸經成襄之年可考也然則單伯之逆禮乎天子置館同姓主之者必躬至京師受命焉無敢代行否則内

諸侯主之也其諸侯親逆者有故不能越疆則使卿往而主嫁者以姑姊妹嫁大國之禮上卿送之可也今魯不親受命不親迎其卿又不代行主婚之臣逆至巳國久而後授之疑于非禮乃其忘讐輕喪則傳義備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館王姬于廟禮也于是齊侯要魯爲築館于外而後親迎也齊侯有所忌于魯不敢以親迎接于廟也王

姬以夏至魯而秋方改築齊人之情見矣其曰在喪故改築為之辭者云爾然其義則傳備矣白虎通以館為襯云築襯尊之築之禮于外非禮豈不字義俱乖哉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弟杵臼嗣是為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榮公采邑杜云鞏縣西榮錡澗盖周畿內地也後

爲氏趙子常曰錫命者策命之也來錫命者非禮也其言桓公追命也王不稱天疑闕文或曰異其事也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討于是使魯爲王姬主昏乃追命其先君以寵之是無人紀也于失禮之中又甚焉故王不稱天則疑于錫命桓公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郱今青州府臨朐縣古東莞鄑今平度州昌邑縣古

北海郡都昌郚城今臨朐連界安丘東南古朱虛三邑紀東南近輔齊欲滅紀故徙民于他邑而取其邑不書其地趙子常云分背之非一處也公羊傳曰遷之者何取之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自是始滅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者莊公之庶兄本庶孟時稱孟不欲先莊公故自稱仲若母弟然公羊遂指爲母弟也以其爲桓公

子故列于三桓其後卒謚共爲共仲後凡舉謚加字如僖伯成季儆此不稱兄稱公子以爲卿也課其生年未踰弱冠以兄故而爲卿匪公選矣國而曰伐於餘丘杜謂小國孫明復羅泌路史以爲魯附庸國今鄒縣古南平陽也南界邾瑕慶父早得兵權以其通邾故伐之也其義胡氏備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禮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或曰由

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王昏修服非禮也杜元凱謂内女見其文而已或曰外祖母春秋有志外祖母之喪者乎十一年王姬亦歸于齊比内女何不錄其終乎趙企明曰王姬歸齊八月而卒死之善惡不可得而詳也齊内不安疑魯問其故而赴之赴之而夫人遂會于禚是誠可疑矣不然王姬卒常事何以書哉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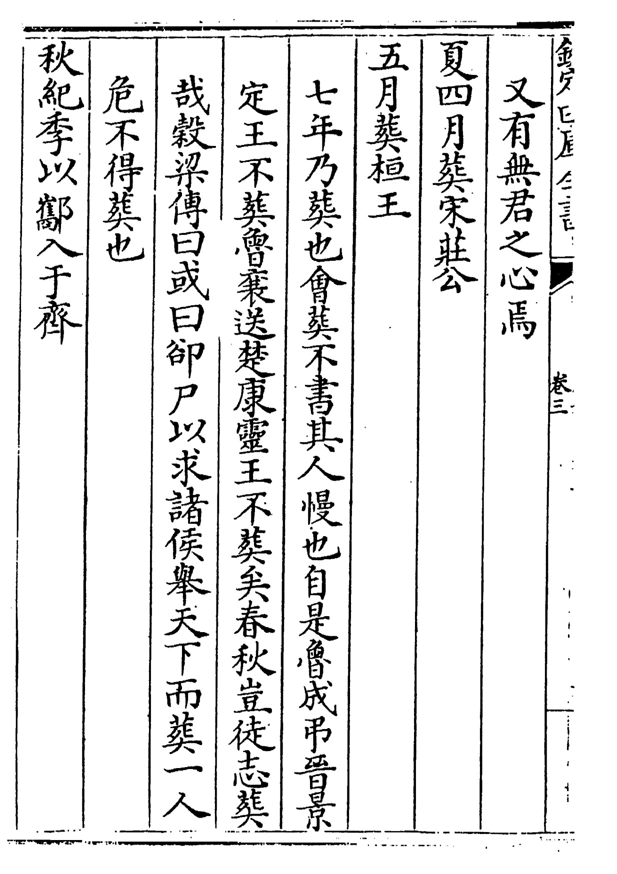
禚齊地莊公㓜故夫人得託國事出會其義胡氏備矣

乙酉宋公馮卒

子捷嗣是爲閔公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公羊傳曰溺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孫氏發微朔在齊故溺會伐衛謀納朔也穀梁以爲會仇伐同姓是已然黔牟之立有天子之命矣二國不忌而會伐之是



又有無君之心焉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乃葬也會葬不書其人慢也自是魯成弔晉景定王不葬魯襄送楚康靈王不葬矣春秋豈徒志葬哉穀梁傳曰或曰卻尸以求諸侯舉天下而葬一人危不得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之弟季字也入難辭酅今臨淄縣東界古東安平紀西酅接齊臨淄者季以酅事齊諸侯五廟以存姑姊妹紀侯意也齊必欲盡得紀地季雖以地下敵齊猶難之見齊之貪也或曰賢季有難去凡入齊之心

冬公次于滑

次止舍之名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矣蓋無成事則書之滑今大名府滑縣是杜氏所言陳留

襄邑西北地然則是衛南鄙非鄭地矣若滑國則自都費在河南緱氏縣左氏傳曰謀紀鄭伯辭以難厲公之失國魯豈不知而欲與共事且紀本魯東北而滑在魯西南何爲次滑以謀之哉必探齊以定朔不言所俟齊將期諸侯非魯所得知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兩君相見則設享禮于廟中享太牢以飲賓耳夫人也而用之

又于魯地豈非行其私耶

三月紀伯姬卒

何劭公曰天子諸侯絶朞大夫絶緦天子惟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惟女之為諸侯夫人者恩得伸故卒之内女卒日伯姬不日國将亡禮不備也宣公以後政在權臣凡魯君嫁女皆不得專而贈送之禮日益以薄春秋遂不錄其事矣惟送共姬以賢而書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趙子常曰鄭要陳遇齊請存紀社稷然突方居櫟豈能謀紀高抑崇言齊結陳鄭之懼恐其救紀夫齊何畏于陳鄭陳鄭又去紀最遠亦何能救紀者而至于宋衛之間為遇哉此疑鄭突求釋援紀之怨于齊假陳以為介紹也垂曹地見隱

八年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往年分酅與季紀國猶在紀入齊為附庸得

自立廟存姑姊妹至是以所都壽光委之而脫身于外寓則非滅矣又凡迫逐不得稱奔者若紀侯之失國庶幾有詞焉春秋特筆修之憫紀罪齊也程子以大爲名旲幼清遂言紀侯去其國而紀亡故名之按十二年叔姬歸酅入齊杜云酅在東莞劇縣鄭樵謂遷劇號朐劇夫紀雖去尚能別邑于劇是紀尚未滅也何得云紀遂亡而名之乎又二十年降鄣公穀云紀遺邑盖紀侯去國二十七年矣而猶有遺邑是紀

尚未滅又一証也若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則胡氏備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孫明復曰甚齊侯之詐也胡氏曰葬伯姬似仁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劉原父曰齊人齊之微者也其言公及之非公之去南面而就齊將下與微者狩也自公穀以人為齊君

辛士隆遂以君會非徵者齊將伐衛意者人其所選之徒與乃若忘親釋怨則不必諱齊侯然後爲貶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書時者歷時而返不書地次止无常也

秋郳黎來來朝

郳曹姓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顔有功于周封其次子友于郳爲附庸國今滕嶧二縣界

是杜疏及輿地廣記所云古昌慮及承地胡氏謂夷
地附庸者非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
十里名者方二十里穀梁傳黎來微國未爵命之君
是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齊襄公欲納朔也齊宋陳蔡皆以微者往而魯莊
公獨親行者葢公爲齊甥而又善射故襄公特以其
事託之也逆王命黨有罪據事直書而義自見不

待人他國之君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此微者從其班故稱人稱字者所謂修春秋之特筆也季氏指突王子之名與王子虎王子瑕同元士行文稱人即曰王子矣又可以列從元士乎謂衍文稱人則非也五國伐衛以納朔子突救衛欲固黔牟而拒朔也此春秋書救之始陳則通曰伯圖未興王室尚有可為之幾子突救衛善于投幾矣而沮之者齊

諸兕之罪也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李明德曰凡已絶而復者例應書復衛朔之入不稱復者陳君舉以爲未得國也則衛侯鄭之再歸其國已得而不稱復不可通矣劉原父以爲不與復也則衛侯衎之歸義非可與而稱復不可通矣至于魚石欒盈之復入義例皆有不合故胡康侯于鄭忽復歸之下特發一例曰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可也大

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是不以復爲紀實之辭而聖人可以抑揚其間所謂求其説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也不知朔之出奔衛人實未立君所謂公子黔牟者必洩職以之權攝國事而實制于二卿者也夫衛君既未立則朔位固尚存也豈得同于已絶而復之例哉此其所以不稱復也然則何以稱入乎洩職拒之于内則其入難矣五國同伐取停先還實不成乎納朔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辛卯者杜長歷以爲五日夜謂辛卯之壬辰夜中辛卯壬辰之交恒星經星常宿以時列見者星之光魄隕者衆多氣消散也張主一曰王運將終伯統方作

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地盡矣王
簡棲謂釋氏于是生王伯厚以長歷先瑞應經三日指
爲傳會不知春秋言乎其隕也瑞應言乎其出也陋
者之附會亦真不參考其異同也哉

秋大水

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今東平州東阿縣南二十里古濟北齊地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元凱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孔穎達氏曰賈逵及說穀梁者皆曰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然陳蔡于魯境絕路遥春秋以來未嘗搆怨穀梁家云伐魯不知所由郕濟西近國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郕郎本今魚臺單父宋地近濟伐郕故俟之於此是也

甲午治兵

胡氏曰此治兵于郎也譏黷武胡氏之義備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小國介魯衛閒隱五年衛入之十年齊鄭以其黨衛又伐之莊公五年會齊宋陳蔡伐衛而取其俘于齊因欲益孤衛黨故期陳蔡伐之而二國以遠不至乃約齊師圍所與同利之國也莊公素聽齊襄之命故郕降齊魯師不敢爭功書郕降于齊師見圍郕本魯志而不能服也

秋師還

郕在濮州雷澤東南距魯可三百里閒耳夏觧圍而秋師還久不收矣胡子曰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歴三時而後還不稱公重衆也然五年冬莊公伐衛納朔上抗王命其師至六年秋始還而經以公至為文何以不重衆乎趙子常求而不得乃曰諱公為仇人役變公而稱師然四年及齊狩禚則稱公九年伐齊納糾樹仇人之弟則稱公何以不諱乎比事以觀二氏

者皆不達矣獨趙伯循詳據經文曰當緣告廟故書木訥趙氏以爲無功而返何辭告廟則伯循之旨益暢矣盖斯役也公耻而廢策勲飲至之禮春秋據實而書美惡自見以爲重師諱仇豈經義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公孫也不曰公孫未命也寵愛親屬而不急于尊賢胡氏是或一道巳與糾爭而小白立弑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

二子矣春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弑齊襄無知與聞故者也經世書曰無知以葵丘之戍卒入弑是情實之論也夫苟以為利則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矣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旣

盟不月為異也大夫何以不名非一人也旣孫明復曰齊地杜以為繒北旣亭則今嶧縣北距魯三百里

非魯齊通道矣此盖糾來奔魯故莊親至齊地盟其大夫而謀納焉莊輔不正而大夫之徇魯均可罪也糾非襄公子不得爲忘讐之說爾

夏公伐齊納糾

不稱公子非爲卿也

齊小白入于齊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魯方伐齊納糾猶不忘會其喪殆文姜之私歟趙子

常謂古人重喪紀非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時水出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岐流至嵩苑則爲乾時樂安博昌南界其地直出齊北魯兵至此盖出濟水之下流矣小白既定魯師不退歷時而戰則内爲志焉耳不言公趙子常曰一事再見𠂻上文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書人衆辭糾志欲篡凡倚魯爲亂國人之所欲殺也

殺不地于魯也嗣君在喪曰子糾僖之子諸兒弟也而稱之子者君父一道魯人以子治之也糾魯出小白衛出據荀卿史記謂糾兄者誤也禮庶均以長者趙子常顧曰魯女班貴貴曷據乎諸侯無二嫡以其媵之先後少長班容知魯女先媵貴于衛乎然公穀經納糾不書子殺糾乃稱子胡子以爲糾不當立取以爲証而公穀自以桓公爲簒義旨不同荀卿傳公穀之學遂曰桓公殺兄矣獨薄昭與淮南書言桓公

殺弟考經文良是而公穀之傳經自失之也葢旣盟齊大夫然後伐而納之則糾必國人所不與者小白繫齊稱入見國逆之情則小白本凡明矣以爲後事不得蒙前事故更端而繫之齊者非也春秋名實之書據實書之而得失自見者也納而書糾以其不當納是時魯人以亡公子納糾計未定也旣小白入而見拒魯人思正名以需事會固人心于是因盟旣之後又以嗣君在喪之名假之其積慮葢巧矣故公穀

之文得魯人之情而糾或子或不子非謂當立不當立也論語桓公殺公子糾謂公子糾者正也謂子糾者從魯人之詞皆實録也至于取糾殺之則千乘之國不能容一弟罪自顯著胡子止謂殺糾復稱子明其不當殺亦失于推見至隱哉

冬浚洙

水經洙出盖縣西北臨樂山西逕新泰張元德謂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則公羊曰畏齊者是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魯地經不書齊伐魯葢齊兵有涉魯地者魯人潛知而敗之古者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陣而决之與此異矣胡氏謂責魯詐諼是也然欲修文告但當以假道問之謂敵加于已者非事實也

二月公侵宋

此書侵之始宋閔以莊二年嗣未嘗通魯惟五年以人從齊伐衛故趙子常言侵宋所以撓齊是也莊公

得志于齊乘勝以掠宋境惡其不度德量力矣内師加大國恒言侵隐桓之世未嘗有盖其事變故變文以譏之趙伯循曰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兵之禍至此甚哉

三月宋人遷宿

此遷國之始也宿今宿州所遷在今宿遷杜氏謂無鹽者則北近齊境南遠于宋矣高抑崇曰宿界于宋魯之間屬于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于魯而遷之是

也穀梁以遷亡辭然則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趙子常曰外次不書據襄元年晉侯衛侯次于滅之類是也必有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桓公既得國既圖伯宋既從次當服魯魯未服于是見伐春秋没其伐我而即之次特書之則有關于天下之故是矣然則胡氏謂深入報復非其情也伯圖難集是故齊次郎楚次厥貉殆難

之也晉次鄫復伯亦難哉

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在今曹縣界內古濟陰乘氏鄭漁仲云郎在單州魚臺縣蓋齊宋至此魯侯其分兵將歸誘而敗之則乘丘宜在今曹州近單父之地師古指泰山乘丘為言漁仲因合蛇丘為一皆誤矣趙子常曰桓公宿師于郎將以求成于魯也而魯以子糾故不容遽絀于齊桓公不能釋魯以為後圖而迫之已甚故畧其

與宋戰而但書敗許翰曰桓公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于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葢監此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此荆猶夏之始荆者楚始封國名芈姓顓頊之後成王封鬻熊曾孫繹于楚居丹陽今枝江十六傳至熊通稱武王經世表莊四年子貲嗣爲文王始居郢今江陵皆荆州府地府城北一十里即古郢杜氏謂紀

南城也莘蔡地今南陽府裕州界楚師至蔡詐敗其師因蔡侯之降遂執以歸留九年而死于楚是以爲哀侯也非獲于行陣故不得稱獲趙子常言春秋謹華夷之辨故變獲言以歸則因公羊而誤也名蔡侯而書以歸胡氏謂絶蔡侯服爲臣虜是也然諸侯而被執亦自是始自是江漢之國深服於楚春秋益深懼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子爵國今濟南歷城縣東界七十里譚城是古平陵其地處齊西界約三百里是齊所欲得也桓公再不得志于魯務廣土衆民姑爲攻瑕之策遂爲春秋滅國之始不能以義屬諸侯矣故君子以爲罪魁而曾西不爲管仲不然則仲之相桓或者在脱縛三年之後斯時得君尚未專歟其責譚子不死而不絶之

胡氏義備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本齊所遷紀邑齊宋嘗合兵次郎而宋敗乘丘故今將復合而兵在鄑杜氏以鄑爲魯邑非也趙子常曰其日甚之也再敗之爲已甚矣

秋宋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

黄東發曰二王姬皆莊王女是也襄桓本弟凡其曰姊妹爲婦姑非也李明徳以莊王爲平王孫是也謂

二姬不可復稱平王孫不知詩之平王自指文王耳

不書來逆不親迎也其明婦順則胡氏義備矣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侯去國卒于外而叔姬歸于酅以代終得從一之義故書其歸也胡氏義備矣文緣隱七年已歸于紀故繫之若內女始嫁則不系所適之國且嫁大夫者例不書近蜀湯氏欲定爲季妻不知叔姬得冠紀湯

氏近誣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乗立之獲虜也歸爲大夫故書名于冊捷閔公名

凡國君死于境内非國中未有不地者左氏謂弑于

蒙澤非也萬有南宫牛猛獲爲助而立子游則萬已

有黨其弑閔公豈在博戲閒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奔而月佚賊也奔陳敝罪于陳也或者言春秋幸宋知立桓以遜萬適二月始奔見其強不易制非也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齊地齊初主會也此謂衣裳之會古者四方諸侯各有長唐虞曰四岳殷周曰二伯加命于侯伯皆以公德也桓非受命春秋權與之耳益自是無特相會盟者矣書人微者也謂宋公邾子者非也胡謂大

夫不名尊齊侯亦非也宋齊之近國魯衛曹不至宋陳蔡邾止以微者來圖伯固難矣或曰王風至莊王絶筆僖王立桓公伯皆是年也世運升降之機也可忽哉

夏六月齊人滅遂

衆曰師微曰人齊自滅譚之後管仲以制用兵舍救邢無有大夫將而用大師者趙企明獨曰楚滅蔡凌中夏聖人將許齊圖伯故權以予之而稱師北杏之

會伯業成矣不能安靖諸侯怙强因過而滅小國聖人復貶而稱人前予今奪是何言哉此罪繫于滅而不係于書將書人也遂子爵舜後國今濟南府肥城縣南界古濟北蛇丘北近齊而南界于魯讙田東北金履祥謂魯附庸或然也其西南鄰曹衛二國不會北杏故齊滅遂以威之滅國不書君奔不書以歸或國無君抑君匿不知所終耳公羊善其上下同力則春秋何不録之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趙企明曰桓信著乎天下自柯盟始其說是其事非也公羊曹子千盟齊歸汶陽經不書無足據至成二年鞌之戰而後能取耳故蘇氏謂是春秋後好事者之說經世表及李廉并信公羊則過矣惟納糾勺郎之憾釋而為盟則桓心益休然有容宜諸侯之心服也柯今東阿在曾北境是齊柯邑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也徂徠石氏謂北杏雖憂世道然諸侯不得專征禮樂征伐要惟出天子耳故曰敵國不相征諸侯欲專兵者惟門庭之冠與弑逆之賊乃先發後聞耳否則不可擅爲會况專征乎故齊之伐宋摟諸侯之始事仁義不足而震之以威下威上脅聖門不道其功也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魯命大夫陳曹魯皆與宋鄰齊桓爲是發其兵不以勞遠人也于是齊以王命徵師而單伯行三國之兵未旋猶及于伐故不再舉三國與暈復會四國伐鄭異矣溥伐踰時修文告以待其服齊兵亦不迫也哉

秋七月荆入蔡

蔡侯在楚而蔡人會齊侯于北杏荆所以入蔡也蔡

者中國之要樞楚不得蔡則楚不能以北向楚蓋未嘗一日忘蔡也豈必息嬀之繩哉楚强甚矣而中國之勢未合蔡遂復從于楚自是終桓之世不與中國會盟此諸侯會大夫之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會于鄄

鄄衛地今濮州于是齊始自以方伯之禮會諸侯北

杏諸國猶以大夫行耳謂冬單伯祈致齊伯而春以伯禮會非也事不經見亦詎知單伯為周所遣哉趙企明謂再會懼諸侯之離齊伯當在十六年幽之盟趙子常謂與齊以伯于是始亦非也葢二十七年盟幽之後王使召伯錫齊侯命耳故曰鄄齊侯自以方伯之禮會諸侯也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之會齊伯畧定矣伯政不煩諸侯故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趙子

常曰桓公假天子之命以統諸侯朝覲不歸訟獄不至朝覲會同天子之事也伯令曰諸侯十二歲一同盟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何禮也桓公何爲用之如是而春秋不爲之變則春秋徒曰桓文而已矣莊王崩會于北杏之前年也僖王崩同盟于幽之次年也是王伯始終之際也春秋存冊書之大體而二王之崩不書以爲東周之大變也皆春秋所由作也許翰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

示愼重

夏夫人姜氏如齊

春會于鄄莊公爲羣臣不協不得與焉文姜如齊疑若爲之觧歟然自此不復如齊而遂再如莒意者齊嫌故耶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魯附庸之國宋從齊而魯不會鄄故齊助宋爭郳以抑之也宋主兵故序齊上謂大夫自以其班非也

謂未成乎伯亦非也其後至僖公請王進郳為小邾子而仍隸魯焉以僖之睦也而伯者之心見矣

鄭人侵宋

趙子常曰背鄄之會也鄭厲公常自通于楚矣其入國也不告于楚而又不誠服于齊中立以覬釁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主兵故先齊許翰曰中國諸侯既爲之服郳又爲之報鄭宋盖自是與齊爲一宋親齊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齊楚伐鄭于是始荆患自蔡及鄭鄭自是又為南北之要樞矣

冬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言會者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齊先宋會主也滑姬姓今河南偃師縣南二十里有古滑國在王畿之内與鄭鄰滕本屬魯以會疑于從齊故爲宋桓公所致而自此亦遂屬于宋矣釋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衛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盡僖凡三十五歲八會陳在衛上又許男亦先滑伯公羊子曰其序則會主爲之自幽之後爲叛服盟稱同

不爲叛服盟則不同周禮殷見曰同以施于天下之政王十二歲一廵狩諸侯會于方岳之下設方明焉王乘龍旗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諸侯因同盟于下方伯臨之以一諸侯尊天子是以爲同盟也幽之會王雖不在而桓公假殷同之禮行之故歴十二年而再盟于幽是桓以方伯自處矣幽宋地齊伯賴宋也盖自是無特相盟者而滑滕諸小國不復與齊會盟使附大國終春秋焉惟以事見誅責及不欲

附人者親至耳

邾子克卒

克卒子瑣嗣即檀弓所謂邾子瑣是也克非儀父也杜氏謂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亦非也邾之封在武王時矣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齊稱人微者也鄭詹書名未賜族爲卿也不稱行人

以伯令名也公羊以詹佞人趙氏定爲蔡仲之黨是也左氏執詹以鄭不朝豈有冬方會而春遂責其不朝耶其後逃而歸魯益知詹得罪于鄭宜執者也其失特以其不歸京師耳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葢最貴矣豈至是歸爲卿耶趙氏謂詹今去族爲罪不詳于始終矣

夏齊人殲于遂

齊以自殲爲文仲遂人之復仇而桓公以不仁見報

義並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見齊之始伯魯猶懷疑故逃來相托書自齊逃來罪魯不當叛齊以爲逋逃主也然伯國新令亦必有不即乎人心者矣其不及子服惠伯從惠之請而逃義苟免則胡氏義備矣

冬多麋

十有八年周僖王十七年崩孫惠王十八年立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公羊云朔在後也穀梁云不言朔夜食也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授時歷推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三月朔亦不入食限今先天歷新法推得十四日五十三刻五六七八入食限王伯厚言此年古今推筭不入食法則亦非夜食矣然曰誤五為三則何緣下方書夏耶是欲移夏字篡于春王之下而改三為五耶元吳立夫以魏永

安二年十月巳酉日食地下宋淳熙十二年九月新歷楊忠輔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草澤陳大猷言曰食且在夜而訴日之有夜食夫日則信有夜食矣其如此年之食不在三月何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濟西近曹戎在其南而鄰魯追舉其時日久之詞也自是而後魯伐戎終不能為魯患公羊子大其不使戎邇于我謂是矣

秋有蜮

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惠子而桓弟也媵者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

之陳人之婦陳侯娶衛女為夫人魯以同姓故媵之不言夫人杜氏曰未入國畧言之鄄衛之東地故知其為衛女也自胡氏叛公穀指陳人為微者趙子常遂稱卿大夫娶同姓媵之禮夫媵有家者寧得行之哉或謂陳巨室娶結自以庶女媵之結何慕于巨室而為是遠于人情哉然媵諸侯亦無卿行者卿行則亦失已矣先書地後書盟盟其地也齊宋不悦于魯之會幽又屬有鄭詹之隙適會于鄄欲謀伐魯結權事

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書鄄者明出境得專之非輕以失人也内大夫叅盟諸侯月而不月者魯背結之約故異之也季氏謂桓公降志招魯知結老臣送媵遠與宋公過從能委曲睦鄰矣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在鄄之師也結盟欲緩師而公不從故卒見伐也

然將卑師少不及交兵書時以伐亦有節制矣然是時王室亂衛朔叛王與燕納頹齊侯不能勤王而唯魯之求失所先後矣糾合之難也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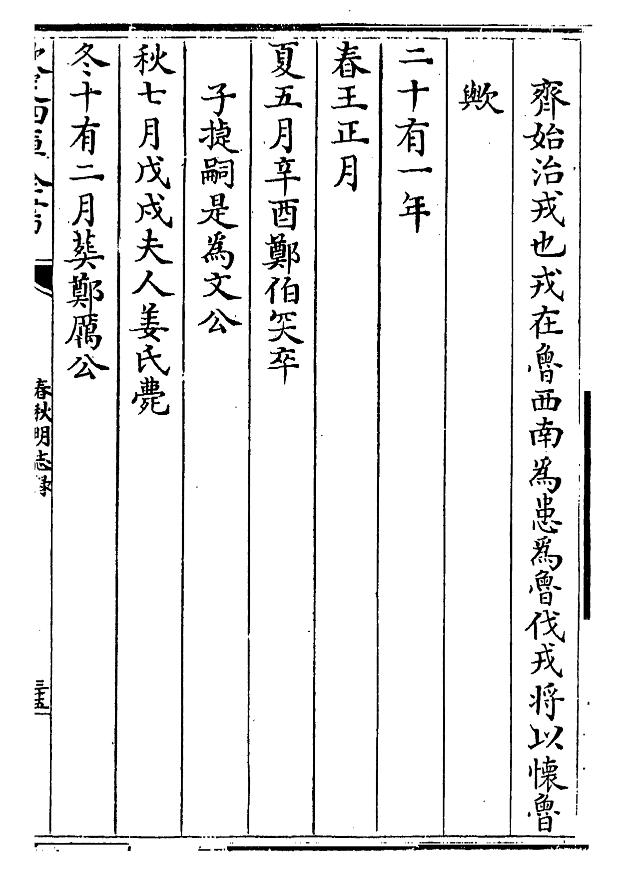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齊始治戎也戎在魯西南為患為魯伐戎將以懷魯

歟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子揵嗣是為文公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之言緩也眚過也肆大眚猶言宥大過也周公之法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胡子謂大眚皆肆則虧國典縱有罪非也或謂僭故書大如大雩大蒐而不知大肆眚與肆大眚文且不同矣至其故則不可知穀梁以下葬文姜為嫌夫人之葬則孔趙之徒辨之明矣戴溪曰二百四

十二年獨莊公書肆大眚葢春秋予之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人者衆詞胡氏曰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于其君是矣若以君父討而當罪雖專殺無議也必殺之非罪而後書今御寇書人以殺與討亂同文又公子完為其黨亦不書奔則是以討亂而非其罪者也左氏以御寇為太子則與晉申生宋痤同皆應直稱君

殺世子若他人殺之如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則不言其日公子也則如陳人殺公子過亦不言其日今陳人殺而日疑其下有大夫之闕文也是時陳從伯令數有會盟御寇貴卿從事或者國人不欲如蔡殺公子燮之類歟陳齊方睦而陳之貴卿見殺不聞齊人之見討也其爲伯圖亦未盡矣

夏五月

春秋凡月皆繫事不繫事而存月者必首時也五當

作四不然則下必有脫事矣趙子常以爲其文則史孔子存之夫所謂文必有關于事者而豈謂四若五之類哉春秋無事以首時書者五十有九惟此書五月昭十年書十二月不誤則有脫焉非孔子故存之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書曰諱之也不書公微者也齊襄曾仇羣臣必有不欲娶其女者雖微者往然自是納幣矣故諱之也或

曰不言公諱與大夫盟矣

冬公如齊納幣

杜元凱曰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也其不使大夫而親納幣以聘齊襄之女則胡氏義備矣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叔字也天子之大夫稱字趙子常曰祭公之弟是也來聘爲祭公使也不稱使穀梁所謂不正其私交也

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於是祭叔私相為好也

夏公如齊觀社

自穀梁有尸女之言而後程子疑于昏議既親納幣矣又何疑哉此齊致公欲以蒐威公也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葢齊俗誇詐之習故曹劌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齊以社誇而後魯以楹旌故曰齊一變至于魯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荆稱人楚大夫猶稱人也荆始聘未能成禮不廟受故不稱君不言使自公穀以為稱人進之故康侯曰稱人進之啖助曰若書荆來聘則似舉來聘故加人字以成文無他義也言者演之云荆楚入蔡伐鄭勢逼患滋至藉聘問以窺中國尤聖人所深憂也明堂國門之位周禮荒服世見之儀在夷狄則退之矣劉原父曰州國氏名字爵之别皆進退人君也如之何移用于其臣乎稱人者即其大夫之詞可謂犁然

于名實之間而春秋之不與荆益明矣然原父亦豈知春秋之治名實本無所進退哉

公及齊侯遇于穀

魯雖納幣而齊女方待年于是齊桓約公至于齊地以遇禮會盖以相結也

蕭叔朝公

蕭子姓國今徐州蕭縣宋之附庸叔其字也附庸三十里以上者稱字時齊侯在穀蕭君來朝伯主因得朝

公也蓋宋欲爲齊餌故使蕭因齊朝之以旌伯威固婚好耳自穀梁以朝廟爲正而後胡氏有嘉禮野合之譏按趙伯循若于國中而不于廟乃爲非禮若于外如何求廟乎且諸侯朝四岳之下亦豈得求廟乎

秋丹桓宫楹

杜元凱曰楹柱也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黝堊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曹莊公卒庶子赤逐其嫡子羈而立是爲僖公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孫氏以爲齊地然則杜氏云鄭扈者名偶同耳鄭扈于齊魯皆遠畧無緣盟于是也趙子常曰齊侯恐公志在得妻而不在于從伯故盟防而后許之納幣遇穀而後許之請期盟扈而后許之逆女齊不得魯則諸侯不親自長勺乘丘以來委曲調度十有餘年而卒致公于盟會桓公庶幾有伯者之度矣桓盟不

曰此其日異之也葉少蘊曰桓巳伯矣復爲離盟則非諸侯之政也然則程子獨以要結姻好亦未盡齊侯之情矣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昏禮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此祭禰成婦之義也故因夫人將至而特飾桓宫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

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廟也取非禮

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張元德曰諸侯無越境逆女之禮是也趙子常謂非禮

亦書存策書之大體者不然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曰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然則其

先至者益謂欲有所調乎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氏曰約遠媵妾也杜元凱曰盖以孟任故入不從公胡氏以為失夫婦之正是矣然習穀梁以為宗廟不受矣夫桓宮之丹刻其意豈以為不可受哉季氏謂大夫不欲受彼方且圖以幣覿又誰不欲哉入之意公羊得之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書戊寅志速也何休稱爲郊迎明日之禮非也而胡氏從之夫婦人三月廟見而後成婦未廟見豈得見羣臣哉宗婦者同姓大夫之婦張元德曰夫人至大夫見于宗廟婦見于內禮也今未至宗廟而大夫與婦同見于內則爲私禮矣故以覿言劉原父曰公事見私事覿是矣夫人之始入而可以修其私哉準士相見禮大夫始見于君執贄夫人與君同尊有見小

君之禮其執大夫當用羔鴈用幣惟附庸孤卿耳若大夫用幣則僭非禮況婦女本以棗栗腶脩告虔者乎穀梁引禮大夫不見夫人趙企明遂譏男女俱見夫御孫以並覿同贄失男女之别者非譏其覿贄以為並同之不可也胡氏傳義是矣

大水

冬戎侵曹

據傳隱九年北戎侵鄭桓六年北戎伐齊皆以無伯

不書自齊桓作而後凡其爲列國患者始悉書之孔子嘆管仲之仁謂民受其賜此其志也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此踰年矣則其名之何羈雖嫡長而衆莫戴杜以微弱不能自定得其辭不得其意矣不能自定者人豈君之哉此必曹大夫挾以令人實未常立故以其名赴耳赤出于戎女故戎自其國挾之侵曹曹遂逐出羈迎赤耳不書納非納也曹之臣子有餘罪焉是時

齊方圖曾無暇及曹耳高抑崇曰戎制諸夏廢置人君亦以病齊桓也

郭公

鳥有名郭公者即摶黍布穀之異名或者紀異如螟蜮耶然爾雅釋鳥不見獨埤雅有其名今亦不敢定也春秋無郭國公穀多以號作郭季明德因疑爲東號文王弟號仲所封叔賈逵言仲封東號叔封西號誤之也東號今滎陽有巖邑號叔死焉則非仲封且

其地久已歸鄭在春秋前又安得復存韋昭不知國語註亡虢之叔爲虢仲後則有兩虢叔矣馬融言虢仲始封下陽本河東太陽界是爲西虢分地正合左氏而與賈及至僖二年乃滅耳經世表周莊王二十年秦滅小虢又在莊公七年即如明德言制他邑未必同亡則疑是小虢譜二虢之亡其時甚明今不得

以公作亡矣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諸侯初交聘齊桓為之也女氏叔名穀梁子曰天子之命大夫也女汝同今南陽汝州周畿内大夫之采邑因氏女焉以天子命得仕于陳禮天子大夫當諸侯之卿故貴而不名也當是時陳有北杏鄄幽奬齊之功魯有媵婦之存而陳有西鄙之負今魯婚于齊故先諸侯通好雖然陳之通魯在諸侯之先其與魯絶亦在諸侯之先其通在桓伯之十二年而文公六

年之後經不書報聘之文楚盛而陳貳中夏興衰之

限也豈細故哉陳君舉曰諸侯私相爲好而非定制

是謂亂初生也由僖而下朝聘皆之乎盟主天王狩

于河陽公朝于王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

京師遂如晉吾未知其所終春秋所以作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子赤立是爲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大衍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授時七月辛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四百八十九分入食限先天歴推得二十七日空四八九八二入食限則六月者失閏也伐鼓于朝以助充陽氣也天子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三麾三鼓三兵左氏天子鼓諸侯用幣皆于社夫救日不在社在朝也而于社伐鼓何義乎何休曰社土地之主月土地之精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攻之以脅其本呂大圭因謂天子尊可責

神不明禮意故孔氏譏鼓社又用牲也然則用幣禮乎曰聞有陳救日月之弓矢矣未聞以幣從事者也此日而微不助一陽而惟陰之求是尚爲知類乎如主威之不震或以幣請諸權臣曰姑輯斂乎而不正言攻之不可以明禮矣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也不書逆卿往逆君親受之境上者正也逆者非卿則名姓不登于策書歸以志其失有如

胡所譏者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門杜元凱曰國門也左氏傳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唐孔氏遂言鼓與牲二事皆非夫日月之眚然後鼓是也古者雩禜祭水旱靡愛斯牲豈為失哉社主土制水用牲可矣門非所效功亦非所獲罪也故鼓社可也用牲可也鼓而用牲于門二俱不可也鄭玄用少牢意必有受之者矣

冬公子友如陳

此内大夫出聘之始莊公母弟不稱弟相殺害則以示義嘉好之事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杜氏謂仍舊史之文然舊史曷為異文哉杜不知為卿則稱公子也不然則齊年鄭語衛黑皆屬嘉好也奚獨稱弟哉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故使之往報女叔季氏嘗言之矣謂友既母弟同出文姜曷為又舉陳哉凡内外朝聘皆言如未成禮之詞或曰存周禮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曹故也許翰曰隠桓世有戎盟至于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于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胡氏謂國君大夫與謀其事而擅殺之是

也謂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非也此殺非一人之詞
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天子所置凡卿大夫之獄大司
寇以邦法斷之諸侯不得專殺也陳君舉曰莊公卒
有戎難羈出奔陳赤于是簒曹而殺其大夫則必不
義其君者曹以討罪告故稱國經不以君臣之禮治
之故不名然赤入至是再踰年有不義其君者亦能
乆稽誅殺至是乎陳氏失言矣春秋屬辭比事而義
自見故抱遺經者不俟傳可究終始也赤挾戎逐羈

奔陳原仲為是來也而友報之義定而伐戎意者微故焉赤殺其大夫恐魯人有詞于已也黄東發曰魯伐戎曹大夫之不與赤者預其謀故赤殺之然則殺無罪著明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齊嘗列宋上然宋徐為界視魯尤近志于伐徐故先宋以正名宋齊皆人而公會何也在禽父時徐戎並興關魯則是黨也魯侯春為曹故伐戎而曹殺其大

夫意戎必震其威矣故魯侯將而二國屬焉藉魯侯之威臨之耳二十八年伐鄭亦魯侯將而二國屬之以魯侯善兵也故經師謂桓公善用諸侯然其令幾于攺物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得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千五百五十一入食限先天得十四日三十五刻五一七六入食限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侯將朝而虞不敬故以伯姬先焉自貶之詞趙子常以爲始此陸淳曰公及伯姬皆失正參議云曹地當杞魯之中杜自違其說又曰魯地非也左氏曰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此齊初主盟陳鄭服也穀梁子謂于是而後授之諸

侯視它盟爲愈也同盟者胡氏謂同欲之意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仲名也趙子常曰禮臣既卒不名夫君前臣名禮也

穀梁子桓二年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

君不忍稱其名今按禮玉藻士于君所言大夫没矣

則稱謚若字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

者改之以諱事神之道知死生幽明之故不以貴有

常尊治之矣然仲實名也此策書之常也或曰原在

今懐慶濟源縣原城本周畿内大夫采邑仲以王命仕為陳卿故不名夫天子三公比隆于諸侯春秋有名者矣

冬杞伯姬來

譏以夫人與國事也婦人無外事故内言不出春公會杞姬于洮冬杞伯來朝為國不以禮而使婦人往來其間非歸寧之義矣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傳曰莒慶者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爾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劉侍讀曰内女雖親體不敵不書于策所以尊君也叔姬非適諸侯何以書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胡氏遂譏自主非禮夫大夫自逆不書歸政以國君不與大夫敵公不自為主耳公羊謂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是也書者譏卿自逆耳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幽盟衛侯不至魯衛兄弟之國齊將使魯說之歸也葢齊桓之懷柔庶幾不假力矣戴溪以為謀伐衛夫伐則伐謀則謀何待三月而齊始伐衛乎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衛不修命諸而急與齊戰齊稱人將卑師少也季明

德曰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名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耳如此則事關天下之故莫有大于此者伐衛之兵乃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之類而齊又莫能得大義者也然圍郊時有劉子單子子朝之亂經皆備書而此獨畧焉何所張本而見其討子頹之師哉且五大夫作亂因蘇氏奉子頹伐王不克宜如襄景王后王室亂之辭書亂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伐周立子頹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辭書

立鄭伯以王歸處櫟宜如敬王居于狄泉之書居號叔誅納王而殺子頹及五大夫則勤王討賊而春秋之所僅見者也于法尤不可以不特書求之于經例皆不合而欲掇拾傳聞之説以附益之則不惟事失本真而亦自陷于誣妄矣至謂齊侯取賂而還則桓公本為圖伯興師非規規于利者是併伯者心事而不知也左氏之浮誇如此而謂可以盡信乎過按經世表鄭厲公及虢叔入王于成周殺頹及仲父及五

大夫則邰子固亦信傳耳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子蘧篨嗣是為文公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諸侯書救始此善之也趙子常曰齊侯以莊能師故

請公自將以為師而齊人宋人屬焉桓公可謂善用

諸侯者矣

冬築郿

郿邑在鄆城西北范縣界與秦臺近其地北近于齊南近于曹戎常出沒及之公穀作微微子封邑也齊履謙曰臺圃曰築郿字上下疑有闕文或謂郿邑之築本欲為臺望遠築基以成而形勢未便志欲改圖因遂停工未畢故不言所築耳然他日定築秦臺葢實本于此矣

大無麥禾

朋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禾麥不成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公子彄食邑于臧因為氏也辰僖伯曾孫何不言使魯臣出使據經皆不稱使公羊以為辰之私行非也穀梁子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内之無外交也信乎曰國有常經一夫不耕則有受其饑者矣周官倉人藏粟旅師聚粟遺人委積之政以待凶者國各為政可也他國之荒即欲歸粟勢亦烏能徧哉移民則有定域有成

主移粟之策獨有通糴耳況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豐年補敗而已若惠而費詎足為常經也秦人汎舟之役亦從其乞糴耳按魯語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此桓公之伯度故其申明天子之令曰無遏糴而已然則歸粟者可以為美名而不可以為實事也若大臣治國之譏胡傳備矣急而告糴亦不可無故左氏曰禮也獨屬辭而觀築郿新廐前後列之

而魯之應災卹民者春秋有言外之旨焉耳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莊公好武欲養馬焉而新延廐傳謂用民力爲已悉是矣左氏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謂當秋治之秪得其一耳

夏鄭人侵許

趙子常以爲伯令按許前幽與盟與滑滕同以小國

不煩于會非背齊也疆場之故興師相侵豈關伯令哉後六年楚伐鄭則失許援故也謀國之道要在修德睦鄰哉

秋有蜚

羅氏玉露曰負蠜今蜚盤蟲清旦集食稻花田家早作掇拾日出則散去其氣臭惡能熯稻使不繁春秋當由此書之按爾雅通志本草說皆如羅氏蜚字從虫從非蓋古飛虫能飛者汪仲裕指為山海經獸者

非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趙子常曰內女卒日此何以不日降于夫人也非夫人何以書以恩録也國亡君死叔姬待盡于酅正也魯人弔其喪會之喪禮也明臣妾之道叔姬不以國亡而虧婦行推親親之義魯人不以紀滅而薄姑姊妹之恩見人道始終之為也策書之體存而得失著矣

城諸及防

諸今青州諸城縣在莒北二百里而近莒西距五百里而遥通計之得七百里故季氏定爲齊所併邑或然也鄟近齊杞姬卒無主守者齊人欲之諸近莒齊以遠難控制齊先使魯受諸以資紀喪其實以鄟諸相易也故以城諸屬辭姬卒之下以爲伯者假仁矣不稱齊歸魯往受之魯不稱取非以力得也防魯故邑在鄆西邑亦近于莒乘齊善意因舊制新而諸不

敢叛矣及者穀梁曰以大及小何休遂言諸君邑防

臣邑非也別先後辭別新舊辭云爾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

齊令也齊將降鄣使爲聲援成今寧陽境在兖州府北

五十里去鄣逾百里其爲聲援遠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紀遺邑古者四丘爲邑公穀皆曰紀遺邑受齊遷
那鄑郚之民于此其後紀去國遂依之無鹽鄣城者漢
志以爲齊所降鄣杜氏因稱紀附庸謂遺邑可謂附
庸不可羅氏不知誤以東郚爲西郚名記遂言鄣本
故穀城今東平東阿縣地李明徳緣唐孔氏以故紀
相去爲疑又言紀不應尚有附庸皆非也紀侯卒叔
㰅歸鄣無戍主然非威脅尚不降此亦稍知義矣以
强臨弱則胡義是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而後克葬非夫人而日葬傳所謂賢而得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大衍推是歳十月庚午朔九月無庚午授時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先天得十四日四十六刻九六二三入食限此逆推法則是失于庚午而盈于辛未日固有夜食者而今復書之法比十八年異矣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魯濟今爲濟寧州鉅野縣之地魯濟之西謂之濟西而在東阿以北者即齊濟李氏言魯濟之西地近徐戎而三臺備戎議定于此或然也然則謀山戎非如

左氏傳矣

齊人伐山戎

山戎東距遼北距燕今薊遵化至永平古孤竹國漢志古北平無終之地舜營州也山戎之役公羊子述

司馬之言曰操之爲已蹙矣以是貶桓公云爾胡子之言曰桓不修德而務勤兵是所爲書人以志貶也二氏之以爲貶也皆以爲是齊桓而書人胡子且援獻俘而証矣夫將卑師少例稱人安知夫伐山戎者自齊人而命獻俘者自齊侯乎獻俘之失伐戎之功自不相掩也孔子嘗有微管之嘆而今乃責其伐山戎也是不過矣乎夫名公之後周之分子也縱其戕賊以失王貢此何異出其受子與賊而曰吾姑修德

云爾斯亦不近人情哉狄嘗伐邢矣桓公救邢胡子美之夫狄戎醜德而燕邢並國也戎之害燕胡子乃責其勤兵乎或曰史齊世家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則實桓公矣奈何曰史舉齊事出桓公之年則曰桓公猶言周宣之北伐非親行也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李氏曰戎在魯南界其南為宋其西為曹其東則遠

合于徐之道也郎近宋齊在西近曹薛在東近徐皆相屬于魯之南鄙者也三臺築而可以察戎之出没矣此策必自魯濟受于齊桓者然徒恃崇修以防虞而不修德政此豈爲國之本哉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

薛于是降侯稱伯矣伯何以不日卒不赴也不同盟不可求其名也而書之魯往弔者將有末故先至其本薛附宋久魯重其喪將築其臺也其爲弔或諸示

恩乎或諸以爲覘乎春秋謹而志之觀屬辭者可以知義矣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桓公所賴以服諸侯而成伯功者莫親于魯親來獻捷與魯爲好也據春秋來奔喪會葬不月獻捷月異其事也左氏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

杜元凱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在魯西境葢濟西地也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說左氏者為管仲城小穀齊邑也濟北穀城縣中有管仲井因曰大都以名通者不繫國于是取申無宇城穀寘管仲以實之春秋有城外邑而書者乎穀城

別是齊之穀邑魯與齊襄曾會其地而蕭叔就朝焉不名小穀又可改小穀為穀城乎尊王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則小穀魯地也元吳立夫曰明復魯人考此當矣豈有伯主自城其邑而可出令役諸侯者哉孫氏前范甯已謂魯邑是明徵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于是齊請會于諸侯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梁丘宋地穀梁傳曰梁丘在曹邾之

閒去齊八百里今兖州金鄉縣界内古昌邑西南即宋緍邑之西界也張主一曰齊侯不以伯主自居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莊公庶弟也爲卿故稱公子曰卒奨其以恤典也左氏公羊謂季子殺之或謂汪仲裕曰牙乃叔孫氏之祖距公薨時尚一月苟以是誅牙則慶父何爲尚執國柄且書法全不寓微意牙實自卒

按成公刺公子偃以國法殺有罪也今曰爲季子諱
殺不從其例可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仗義殺之
可以立例今若殺而書卒沒其實矣何以見友之善
處牙耶且慶父掌兵三十餘年牙將黨而立焉是其
同惡相濟友亦詎得而殺之持酖而飲之恐以無后
去人情遠矣牙果以酖死慶父之變亦豈待與子般
而後著哉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趙伯循曰公必薨于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于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杜氏謂子般莊公太子也啖孔氏曰傳稱公疾問後于叔牙若已有太子則不應須問當問之時似未有太子也季友以死奉般酖殺叔牙葢于爾時始命

為太子左氏又以子般為孟任所生亦非古者諸侯夫人無子則先立右媵子又無子乃立左媵子以次而降若孟任生子般則不得比于諸媵尚未知與僖公等否焉得先閔公乎超閔僖而立何以服慶父之心哉子般雖非慶父所欲立然于次不敢輒亂之故季友欲以死奉般耳曾殺未逾年之君者卒輒不日在文公時子卒其例也子般與子野同日何以明其殺頃季明德亦同疑此但不信公羊既葬不名之説

主齊僖謙子卒不名者爲闕文以文襄即位在僖成未葬時而不名不知卒可書子某即位不可稱子某也而經無徵文哉然則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考經亦不足信矣

公子慶父如齊

于是慶父如齊欲謀自立也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是時桓公主伯茍慶父而實使人弒子般焉敢如齊哉哀姜預聞子弒猶不敢奔齊卒因討

而謚况慶父乎然則子般之卒非殺也

狄伐邢

此狄入伐之始狄在今真定縣以南古中山連亘順德府平鄉縣在衛之北邢又當其東北二百之衝邢姬姓侯爵周公庶子所封國今順德邢臺縣古襄國

春秋明志録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明志録卷四

明 熊過 撰

閔公

莊公庶子名啟方九歲即位二年謚法在國遭難曰

閔

元年

春王正月

慶父欲伐子般哀姜疑預謀矣如齊以請魯之大臣

亦必有聞焉者閔本叔姜之子法應次立遂擁之以絶慶父之望事在先君之年故逾年正月不書即位左氏以為亂是也胡氏以周官大宗伯職喪所掌定不書即位之意非春秋據事直書之旨矣

齊人救邢

據外救不悉書書救邢予伯者以救中國也狄伐邢至是踰時以疆埸相隣故兵連不觧救邢以從簡書葢管仲之意也或謂齊不急邢欲道衛疆歆以能畏

鄰戒過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公始受盟于伯主也凡受盟伯主恒稱及避外辭也落姑齊地齊人既立其所出乃使魯入以其意請復季友閔公親至齊地受盟而後使召諸陳以慶父在也胡氏謂國人思得季子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夫慶父主兵威行於國季子之復若非齊桓風旨

閔亦豈能自請于齊哉

季子來歸

大夫出入非罪不書則其曰季子何稱季子所以别有罪魯人之情其文則史也以是為宜歸也公羊傳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季子欲歸慶父夫人之亂未已俄而殺閔公于是以僖公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夫人之簒成而莊公之統絶謂成風事季友左氏之誣也而朱先生

誤信之豈魯人不名季子之義乎

冬齊仲孫來

慶父叔牙之弟也于次為仲孫去年十月如齊未歸係之齊魯人見桓公容隱奇衺不為除害在齊已久視之若齊人不曰來歸曰來惡其人懼其歸也若仲孫湫則何以不稱使胡子曰畧其君臣之常辭見桓公使人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夫春秋之使臣者于天王得十有一于列國得三十有四豈盡軌于

忠禮者而何以書也趙子常曰吾君幼不以賓禮接季子以兩臣相見故不言使且不名夫不以賓禮接吾事也何與于齊而遂沒其使且不名乎或曰仲孫之來比于無上事者猶曰不知何故而至也則幾乎窺垣之盜而不知仲孫之為慶父也其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是也左氏附為齊欲取魯而覘之既不知桓公又不察事實之不可行也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氏族譜土地名缺不知所在趙企明謂今沂州當齊魯之閒魯附庸也按今沂州北境沂水流其東南者漢置陽都謂古陽國東踰沂水為中丘南為費西為蒙陰北為蓋在齊穆陵關南東南即魯防邑則陽都四面皆魯地矣唐孔氏以與宋人遷宿文同然宿介于宋魯魯侵宋宋疑宿附魯故遷之今齊閒魯亂不假疆場之事遷人附庸以

自封殖異乎宋之自遷附庸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書吉者非吉而以為吉也魯人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閔之元年已吉服矣以為未三年者皆是也禘者禘始祖自出之帝以東向而始祖配合食其前焉禮也禘義有二今茲之禘范杜以為新者入廟故當祧矣合祭以審禘其昭穆是矣于莊公者逸禮有禘于太廟篇名則

禘必于太廟以合焉王者所自出無廟則宜于太廟追配魯頌言皇祖后稷且有閟宫文王廟焉止應始祖周公禽父配以所出之周公也禽父封魯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故周公魯所自出是諸侯之宗國魯之有廟也文雖稱受命而終為追王之王禽父以始封立四親廟以諸侯而祖諸侯非若鄭祖厲王也羣公合食是禮兼禘祫以之名禘固已失實不但僭也又禘于祔廟而不于太廟則以尊就卑益非道矣

不稱宮就祀祔主非宮廟也然則禘可乎魯之禘非禮也諸侯祫于太廟及其無廟之主耳無所自出也非無所自出不敢宗天子也趙企明言諸侯不得郊禘而得祫禘譏諸儒不稽其義而惑其名企明蓋不精於五年殷祭之說也魯之禘非禮也蓋不可勝書書其失之失者以見義耳或曰吉禘莊公者是時慶父以桓公庶子有覬覦之心焉而閔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于次應立故率羣臣特舉此禘以示莊公功

德足以上配文王周公宜及其子孫欲以杜慶父之

奸萌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

之慶父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不日與弒也于是季友以僖公適邾姜氏懼討故與

慶父俱出奔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不日與弒也慶父弒君本欲代立其出奔莒為魯人所逼也譏失賊胡氏備矣

冬齊高子來盟

高傒稱子傒城魯魯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魯史不名故曰其文則史高子不稱使何也公羊子曰我無君也趙匡難之曰既與魯盟即是致命劉氏又言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公羊

說非也穀梁子曰不以齊侯使高子劉敞難之曰尊有功之臣不使繫其君非春秋之義也而胡子尚仍公羊之陋曰權在高子以為賢之是何以語大易無成有終之旨哉然則柰何曰春秋之詞微而婉則高子嫌于專故不書使以成之主人習其讀是亦高子有罪焉高子之罪柰何不能先決乎桓公也高子可謂賢矣而抑之抑高子為後世防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言滅按經文止書入耳若實伐而戰戰而後入書法雖舉其重亦應少別况實未滅乎趙子常謂衛人立戴公以廬于漕齊侯使公子無虧戍之故不言滅非也詩載馳歸唁衛侯弔其失國而已非滅也而曰言至于漕則衛侯在漕按衛女泉水之詩亦曰思須與漕漕衛邑近者在今滑之白馬故詩擊鼓以土國城漕并言夫避狄不踰其境安得為滅乎顧以懿公敗不知其終戴公又殁兵喪相仍未能繕完城邑

其曰芃芃其麥者遂歷辰卯之月尚野處耳齊桓方以攘夷為志而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者衛素不親齊而齊又有城邢之役故雖戍之然伯度亦少隘矣經不書戍畧之也

鄭棄其師

鄭衛隣而界河高克將兵備敵師久不還亦以狄故然有逃亡潰散者春秋書棄其師謂其輕用大衆也左氏以為鄭惡高克久而不名公穀亦謂棄師為惡

其將今觀清人之詩亦未見其為惡克也清本近在衛南地連牧野而彭消軸皆衛邑在河北者清人因狄入衛而南避于近河之邑未見追出則狄尚未能渡河至鄭也防河者更番偵伺以候發可也何必盡討軍實濱河野次使之翱翔逍遥旋抽作好逾時不名非棄師之道乎是時楚方患鄭連至不忌疑得以擣虚矣然則聖人所書之意豈其為髙克哉詩序察理不精亦本左氏為説鄭玄因之遂謂髙克之師清

邑所賦而水經指為中牟清陽亭則高克所帥乃一邑之人耳邑不過四井三十二家經文曷為以師言而屬之鄭耶鄭師不過四百乘而輕棄之如此鄭文之闇也

春秋明志録卷四